史前文明话榆社

江雁

史前文明，神秘而又充满魅力，揭开它，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史前文明，一个充满神奇和未知的时代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榆社县史前文明，追寻史前沧海桑田及先祖的足迹。

榆社县，位于晋中市东南部，太行山西麓，属丘陵山区，四周高、中间低，高山环绕，县域中部多黄土丘陵，浊漳河纵横全境，岸畔有狭长的河谷平原。

榆社县坐落在太行山的腹心地段，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记载："北次三经之首，曰太行之山。"太行山又名五行山、王母山、女娲山，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，也是我国地理古籍最早著录的名山。

山水相生，亦相克。太行山区有众多河流发源和流经，历经千百万年水流切割，使连绵的山脉中断形成诸多陡峭横谷，这些横谷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黄土高原之间穿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，也是重要的军事关隘，为历代兵家所必争。

土石无情但有命。亿万年前，太行山区是一片汪洋大海。千万年前开始的新生代地壳运动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今天的太行山。今日之太行大地，是亿万年前地质运动的孕育儿；今日之太行雄姿，已有数千万年的历史。

太行雄奇险峻，灵瑞神威。汉献帝建安十一年（公元206年）春，曹操率兵北上平定并州刺史高平叛乱，留下了著名的乐府诗篇《苦寒行》，苍凉古朴，慷慨悲壮。"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！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树木何萧瑟！北风声正悲。熊罴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。溪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！延颈长叹息，远行多所怀。我心何怫郁？思欲一东归。水深桥梁绝，中路正徘徊。迷惑失故路，薄暮无宿栖。行行日已远，人马同时饥。担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。悲彼东山诗，悠悠使我哀。"

榆社县是驰名中外的"化石之乡"，是古脊椎动物的化石宝库。探寻榆社化石的形成与发现，可以近距离触摸和感悟史前的文明。

榆社化石是在榆社境内发现的距今约700万年至100万年前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。其中，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化石为距今530万年至250万年间的化石。1961年3月18日，榆社县全境被国务院公布为"古脊椎动物化石重点保护区"。1983年，榆社县建成"榆社县化石博物馆"。2007年，榆社县被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命名为"古生物化石地质公园"。2011年，又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"国家级自然资源地质科普基地"。2014年1月，榆社因其独特的化石资源被国土资源部、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"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"。

榆社古生物化石是珍贵的"远古地球生命信息库"。这些长眠地层的古生物化石，揭示了数百万年前太行山中段的自然地理状况。日前，传来捷报，从榆社县银郊西村沟挖掘出一具生活于三叠纪中期（约2.4亿年至2亿年前）的大型二齿兽类化石——"中国银郊肯氏兽化石"。这是自1963年在该县发现肯氏兽化石以来，发掘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。

太行山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。榆社县是晋中市最早有人类繁衍栖息之地，晋中的文明曦光首先从榆社升起。

1958年9月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择义先生对修建云竹水库进行前期考古调查时，在箕城镇石栈道村北500米的墩疙瘩和上西山、下西山村，发现了3处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，出土了一些石英石片和刮削器。这些磨制粗糙的石制品出自红色土层之中，著名古人类学家、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认为，榆社县墩疙瘩一带发现的这些石制品，虽然不能作出时代上的精确判断，但根据对地层的观察，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范畴，约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时代相当，距今约100万年至60万年间。这是目前在晋中境域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。榆社境内还发现有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，分别是东形彰、南窑、神渠沟、孟家庄、南河底、斗角沟、邱园、赵王村和岚峪等村庄的9处遗址，从这些文化遗址看，榆社先民已进化为晚期智人，社会组织形态处于母系氏族公社。

五千年文明看山西。五千年是说尧天舜土时代，至今约五千年历史。若把炎帝榆罔抬出来说，我认为榆社文明史，可不止五千年。《竹书纪年》关于"相传炎帝六系来、七世衰、八系榆罔，凭太行以居冀州，在榆林（今榆社社城）一带活动"的记述，是有地理环境条件支撑的。炎帝族的世系时限史籍记述，主要有八世五百三十年之说。《三皇本纪》："神农生帝魁，魁生帝承，承生帝明，明生帝直，直生帝牦，牦生帝哀，哀生帝克，克生帝榆罔，凡八代，五百三十年，而轩辕氏兴焉。"《竹书纪年·周书》："炎帝八世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。"榆罔居冀州晋地，晋东南一带，在此驻足生息。

榆社县名，来历得益于榆罔。《竹书纪年·周书》："炎帝八世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，榆罔后，国为榆州，曲沃灭榆州，其社存焉，谓之榆社。地次相接者为榆次。"

千年万年时光，尽在一瞬回眸间。穿越亿万年、千万年、百万年的时光隧道，如诗如画，动人心弦。历史长空，浩渺无限。古老的榆社，这些远古文明，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卓越。

千年古槐

姚会明

板坡古槐就在我家门前，说得准确点，应该说它根植在所有板坡人的门前。它伟岸高大，遮天蔽日，岁月淘洗，傲然独立，何人所植？树龄多少？无从考证。

从我记事到如今，已近半个世纪，风云变幻，天翻地覆，岁月带走了多少故事，在我的眼里，唯一不变的就是这株老槐。我常常问奶奶，这树究竟有多少年？奶奶笑着说，她也问过她的奶奶，她奶奶也问过她的奶奶，答案却是惊人的一致，她们小时候看到的槐树，就是现在的模样。不知道有多少代人，在槐树下渐渐长大，又慢慢变老。它见证着板坡人的悲欢离合，承载着板坡人的喜怒哀乐。

春天到了，仿佛一夜之间树枝伸展了许多，树叶渐渐稠密起来，浓郁而鲜艳，满树的槐花，鲜浓黄白，团团簇簇，如同一株奇特的梨树，开满了怒放的梨花。整个村庄花香弥漫，一呼一吸间，让人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，沁人心脾。孩子们在树下砸油油、踢毽子、打懒汉，热闹非凡又生机盎然，多么美好的一幅春的画卷啊。

夏日悠长，烈日当空。我们儿时没有空调、电扇，树下乘凉成为绝好的选择。参天古槐，枝繁叶茂，像一把大伞支撑着，将伞里伞外分割成两个世界，伞内清凉爽快，伞外酷暑难耐。农忙一天的人们，悠闲地拿把折扇，谈论着村里的大事小事，庄稼的长势好坏，外面的所见所闻。

秋高气爽，落英缤纷，树下的儿童，透过树枝，仰望成群的大雁。农忙时节，大家不敢散漫，来到树下，从腰间取下别着的旱烟枪，蹲在地上，狠狠地挖一锅，猛抽几口，将烟灰在鞋底啪啪磕尽，便匆匆收了烟枪，拿了扁担，往地里赶去。

冬日的老槐苍凉遒劲，深沉而老到，粗壮的躯干，拧着一个个疙瘩，像一群健美的壮汉，裸露着一块块结实的腹肌，昂扬向上，姿态万千而蓄势待发，对抗着凛冽的寒风，迎接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期待着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。

在这棵大树下，走出多少人才，散布在祖国各地，但不论走多远飞多高，他们的根与槐树早已盘根错节、血脉相连，槐树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。每每听到谁家的儿子回来了，你不用去他家，只在老槐树下等不了多时，他们总会来到树下观赏拍照合影。

现代文明，将板坡静谧的山丘，变成繁华的街道。稻花香里的一片蛙声，被车水马龙的喧嚣所取代。人们既兴奋又担忧，可能不会太久，旧村将不复存在，全村人难以割舍的还是这株老槐。老槐在，板坡人的魂就在，槐树支撑着的并非只是树枝，还有板坡人的乡土情结和精神世界。

老槐在村里人心中，是神圣的，也是神秘的。当人们身处逆境、进退两难、难以抉择时，总想祈求保佑、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。每到逢年过节时，总有人给它身披彩带，托福老槐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老槐，在感召着远在异乡的板坡儿女，庇佑着异乡儿女平安健康，守护着家乡儿孙的幸福安宁。

冬日读书

曹会斌

古人云："春诵，夏弦，秋学礼，冬读书。"冬日读书，不仅是一种享受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

冬日悄然而至，寒风渐起，世间万物似乎都沉寂在这一季的宁静之中。然而，在这寒冷而静谧的季节里，我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与乐趣——那便是读书。

我喜欢冬日，喜欢那冬日的阳光，虽不如春日般明媚，却也别有一番温暖与宁静；喜欢那冬日的雪，洁白无瑕，让人遐想万千，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。而在这冬日的时光里，最令我沉醉的，莫过于手捧一卷好书，静静品读，让心灵在文字间遨游，忘却外界的寒冷与喧嚣。

冬日读书，有着别样的韵味。小时候，我寄居在爷爷奶奶家，每到冬天，我便争着烧火取暖。坐在矮凳上，守着炉火，一边生火，一边翻阅着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书籍，如《西游记》等。书中唐僧师徒的取经之路，孙悟空的大闹天宫，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与向往。

有时，我甚至因沉迷于书中世界，而忘记了添柴，导致火灭灶凉，猪食未熟。但爷爷从未因此责备我，反而笑着说："这么冷的天，不烤火看书，冷出病来可怎么办？"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读书的热情愈发浓厚。到中学时代，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室里，或是阳台上，沉浸在书海中，感受世界的广阔与精彩。到了寒假，若是晴天，我便会搬出凳子，坐在阳台上，一边享受着阳光的温暖，一边品读着心爱的书籍。若是天气寒冷，我便围炉而坐，手捧热茶，择书而读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。

参加工作后，读书条件更加优越。在办公室里，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阅读各类书籍；回到家中，时间更是任由支配，我可以尽情地博览群书。小说、散文、诗歌……各类文学作品都成为了我的精神食粮。尤其是那些富有哲理的散文、抒情的诗歌和推理的小说，更是让我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冬日读书，方式多样。有时，我会坐在床上，双脚缩进被窝里，双手捧着书，慢慢翻阅；有时，我会泡一壶热茶，坐在取暖桌旁，听着轻音乐，边品茶边看书；有时，我还会在书房，打开台灯，翻开书页，让心灵在文字间自由飞翔，直到酣然入梦。

清代学者窦镇曾在《名儒言行录》中记载："隆冬读书，恒以一木握掌中，谓木生火可以御寒。"这句话不仅道出了冬日读书的艰辛与坚持，更体现了读书人的坚韧与毅力。在我看来，善读书者，一年四季都是读书天。春读花开之绚烂，夏读绿荫之清凉，秋读硕果之丰盈，而冬读，则能御寒暖心，让心灵在寒冷中寻找到一片温暖的港湾。

"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"在这个冬日里，让我们放下手机，远离喧嚣，捧起一本好书，静静地品读，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温暖。

母亲的缝纫机

武姝

那天去看父母，母亲又在擦拭她的老伙计——缝纫机。母亲曾经用这台缝纫机做过棉布、涤卡、的确良、灯芯绒、劳动布、呢子等料子的衣服。做袖子时哪个压哪个，就不耷拉了，立领怎么做直挺，翻领怎么做不翘，有盖的兜怎么做，母亲在一次次摸索中解决。

母亲出生于1946年，那时村里的女人白天要做家务、下地干活，晚上在油灯下手工赶制衣服、做鞋、纳鞋底，十分辛苦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全村仅有两台缝纫机。母亲看别人用缝纫机一小时就能做好一条简单的裤子，非常羡慕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学会使用，而且要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缝纫机。

1964年，父母结婚时，母亲已经学会裁剪和用缝纫机做衣服。1969年，二哥出生不久，母亲终于拥有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，在那个年代，获得购买缝纫机的指标是相当不易的。购买缝纫机花了120元，还是不能翻斗的，翻斗的需要140元，花掉了那年全家的收入。从此，母亲的"手中线、密密缝"变成了脚蹬缝纫机的"哒哒哒"声，工业革命在我家初显身手。

自从买了缝纫机，这个堂嫂要做件衣服，那个堂姐要改条裤子，表哥表姐要在缝纫机上练练手，一台缝纫机承载着多少人的梦想，我就在这"哒哒哒"声中出生、长大。

"哒哒哒"，从鞋垫到鞋面，从内衣到外套，家中里里外外，能用缝纫机的，母亲都充分利用。我6岁那年冬天，母亲逛街看到一件小女孩的漂亮衣服，便记住样式，买了布料，给我做了一件。那件粉红的灯芯绒外套，是我童年穿过最漂亮的衣服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，买布需要布票，因为便宜，人们做衣服通常用市布，但市布做的衣服一点也不结实。人们说的"新三年"，其实哪能新三年了，孩子们穿3个月不到，衣服就有窟窿或撕扯了，然后家长就给补缝。一件衣服能穿过春夏秋冬，过年当新衣，新衣里边套棉袄，春天里边套绒衣、毛衣或线衣，夏天单件穿，秋天里边继续套绒衣。不长个子的，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；长个子的，衣服小了，家长会把衣服下面缝上一截，继续穿或给弟弟妹妹穿。平时人们穿的衣服常是补丁盖补丁，所以母亲就经常在旧衣服上显示她的高超技艺，补丁也用缝纫机补得十分精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，缝纫机一度成为结婚三大件之一。那时，母亲常常根据说明书修理机子的一些小毛病，比如针脚跳线、缝料停滞不前、针距时长时短、运转不畅、常断针等，还常常给它上机油。别人家的缝纫机早就不能用了，我家的保养得很好，还在继续作贡献。

时间一晃，我上小学五年级了，大表哥为我家揽回活，编织袋底边缝口来料加工，我们家的"哒哒哒"声一段时间便会响个不停，损耗得最厉害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和二哥的任务就是剪袋子之间的线和数袋子，10个一沓折叠好，100个一摞捆好。那时候我觉得很幸福，劳动能改善生活，辛苦着，快乐着，缝纫机在我心中是"功臣"。

我上初中时，姐姐已经参加工作，大哥上大学，二哥开始从事农业劳动，家里光景变好了，兄弟姐妹的衣服鞋子大部分是买的，母亲偶尔做做衣服、鞋。

1991年开始，我们的下一代陆续出生，母亲为他们做尿布、连脚裤、饭褂褂。2000年之后，母亲偶尔用缝纫机扎下床单边、做做鞋垫、弄个门帘、做做她和父亲的棉衣，缝纫机常常被闲置。

如今，只有衣服领子针线松了，裤子裤边开了，我才会想到母亲的缝纫机。缝纫机也旧了，台面有了一道道裂痕，用沥青做的尺子已经模糊不清；缝纫机也老了，皮带已松，"哒哒哒"声变得沉闷，带着年老的沧桑，默默地陪伴着我的父母，一起慢慢变老……

"潮头"，有幸相遇

白天

走在人生的低谷，我有幸与"潮头"相识，并一直不离不弃。

在那里，我遇见了民间文化大师冯骥才，想起了《神鞭》《雕花烟斗》，得知他为了后沟申报古村奔走呼号，推动全国的古村落保护。

在那里，我结识了刘德怀、刘思奇、温暖先生，他们后来成为我文学路上的良师益友、忘年之交，我敬佩他们谦谦君子、风流倜傥的儒雅人格。

那里，我应时任总编赵俭之约，递上了一本剪贴的拙作文集，认识了不少《晋中日报》的编辑记者，我敬佩他们的敏锐思维、学识才华，一处就是20多年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文字往来心有灵犀。

有了"潮头"，我像是庄稼人守望一方田地，春播秋收，年年期盼收成；像是行路者遇见一泓清泉，疲惫之时，啜饮几口甘冽。

"潮头"是我倾诉心语、抒发情感的天地。当我不再迷惘、崇尚英雄时，我把《仰望一座山》投给"潮头"；当我追寻逝去岁月、缅怀革命先烈时，我把《抗战精神、天地长留》寄给"潮头"。

"潮头"是我的故土挚爱、老家乡愁。乡愁里有《母亲的花样年华》，有《老家年味儿》我与"潮头"共话年节，还有《赵树理笔下的退伍兵》，有农历大年三十的《全家福记忆》《耳畔乡音》。

"潮头"还是我文学之路的引路人。我的元好问美学专著出版，其序《太行深处的文化坚守》，得到"潮头"头条刊登的有力肯定和大力推广。元书之跋《我与元好问之结缘》，同样也是"潮头"热心鼓励。

回溯过往岁月，每到琳琅满目的报架前，第一眼最想看的，就是《晋中日报》，第一篇最想读的，就是心心念念的"潮头"文章。随年龄增长，对于文章发表已不再那么激动、急切，写出好文才是关键，发表与否在其次了。但是年轻的时候，看到自己作品变成铅字，那种按捺不住、溢于言表的满足之情，真是无法形容。

日积月累，发表的"豆腐干"积累多了，就有了把它们剪贴收集、装订成册的习惯。如今，翻开一篇篇大小不一的"豆腐干"，仿佛一篇就是一个故事，一篇就是一份记忆。

正是有了"潮头"的多年磨砺，我的文章逐步走向全国，在各地媒体发表。数年的坚持不懈，出版了精短作品集6部，《我的黄土风，我的高原》《九月阳光》《筑路家族》《最美遇见》等等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创作多少作品，心中的"潮头"，永远都让我情牵梦萦。

长凝蒜四六瓣

周俊芳

榆次向东的太行山脉，最高峰叫八缚岭，清漳西源、象峪河、涂河等多条河发源于此。发源于八缚岭北麓桃花塔的涂河，从东向西顺山势而下，到榆次近郊汇入潇河，向南后流入汾河。在漫长岁月中，作为榆次母亲河的涂河，滋润了两岸百姓，孕育了久远历史，也见证了古涂水的沧海桑田，几世繁华。

榆次古八景——神林积雪、蘅郊无霜、涂水洪涛、榆城烟柳、源池荷花……都是长凝风光，涂川风景。当年从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过往的商旅、兵士，爬过太行山的崎岖山路，熬过雨雪风劲的恶劣天气，穿过荆棘丛生的荒野，翻过八缚岭，行至此地，豁然开朗，沃野千里，平坦富饶。作为榆次东大门，长凝自古就是榆次四大镇之一，好山好水，交通便利，物产丰饶，生活富足。

有句谚语："东长凝的茄子，西长凝的蒜，相立、蘅郊山药蛋。"长凝蒜收获的季节，总有朋友送来一些。长长的蒜辫缀着紫色的蒜头，带着泥土的味道，散发着浓郁的大蒜味。"与别处的大蒜不同，装过长凝蒜的车后备箱，一两周味道都散不掉……"每次朋友都略显自豪地抱怨，"我们长凝种植蒜的历史有400余年。产量并不高，紫皮四六瓣，辛辣味浓，香辣可口，捣成蒜泥隔夜不变色……"当时只当是王婆卖瓜，没怎么当回事，自家吃不了就送东家赠西家，本着分享原则，并未觉得珍惜。

人就是这样，来之容易便不懂珍惜，直到有朋友想要多买一些，托人再去问，便再难寻到，"过了季节该卖的都卖掉了，只零星能找一些，多的就没有了，一收割就被抢购，大路边摆摊的大多不是本地的，购买需谨慎。"突然觉得平素里有点"暴殄天物"，自己手头宽裕的，便觉得人人都有很多，其实，很多东西的价值，不单用金钱来衡量，而应该考量其附加值。比如，榆次近郊的朋友，每年都记得送来新蒜的情谊。

记得有一年初夏，借着村里赶会的由头，长凝的朋友叫了一些人去做客。大家一路看树木茂盛，庄稼绿油油，欢天喜地逛了集市，闹哄哄地吃饭喝酒，有的早来，有的早走，他迎来送往，好不热闹……我那时觉得吵。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，多少年之后，才后知后觉，那不仅仅是一顿饭，还是主家的一份情谊。

珍惜，是面对无情世界的一种态度。对当下人和事的珍惜，对过往人和事的珍惜，对生死离别的平和接纳……如鸡毛蒜皮一般的琐事背后，或许也藏着些许情意，也许并不多也不重，但值得被看到、被记得、被珍惜。